



柳田文庫
文庫11
D 310
5



元明名臣傳略
卷二
道與元林巴如合身即宋

010190568275

文庫11
D 310
5

元朝名臣事略卷十四

元 蘇 天 爵 撰

左丞董忠獻公

公名文炳字彥明真定藁城人少爲藁城令入事潛
邸中統元年宣慰燕南諸道二年授山東東路宣撫
使未至召爲侍御親軍都指揮使三年授山東經畧
使至元三年授鄧州光化行軍萬戶河南統軍副使
七年改山東統軍副使九年遷樞密院判官行院淮
西十一年拜參知政事遂與丞相巴延合兵取宋宋



元朝名臣事略

亡拜中書左丞十四年還朝拜簽書樞密院事是歲
薨年六十二

龍虎公薨時公年始十六率諸稚弟事母李夫人李夫
人有賢行治家嚴篤于教子公學于侍其先生警敏善

記誦自幼儼如成人

清河元公撰家傳 又野齋李公撰墓誌云公幼岐嶷舉動如成人

常率羣兒嬉戲部分左右習為

行陣之事指揮號令無敢違者

歲乙未以父任為藁城合同列皆父時人少公吏亦不

之憚居半歲明于聽斷以恩濟威同列束手下之吏抱

案求署不敢仰首里人亦化服縣貧重以旱蝗薦饑而

府徵日暴民殆不能生公以私穀數千石予縣縣得以

少寬前令乏軍興貸于人而貸家息入歲倍率取償民

之蠶麥公曰民困矣頭會箕歛不足已責我為令義不

忍我代償乃以田廬若干畝所計直子貸家遂業貧民

縣之閒田教之敏藝而豪不敢奪流離漸還數年間民

食以饒初料民敢隱實者誅籍其家公務眾其力而寡

其居眾危不可公曰為民獲罪亦所甘心由是藁民富

完至今外縣民或銜負不直其縣而投牒求直于公嘗

上計府外縣人聚觀之曰吾亟聞董令董令顧亦人耳

何明能若神也府索無厭公抑不予或讒之府欲中公公曰吾終不能剗民規利卽棄官去

家傳

世祖在藩邸癸丑秋奉憲宗命征南詔公率義士四十
六人騎從世祖南詔後世祖軍人馬道死亡比至吐蕃
止兩人能從兩人翼公徒行願領躡躡取死馬肉續食
日不能三二十里期必達會東使過公至軍言狀世祖
亟命公弟文忠解尙廐五馬載糗糒來迓旣至世祖壯
其忠閱其勞勞賜優渥用輒稱旨由是日親貴用事

家傳

已未我師伐宋上駐蹕淮西之仙居山旁有臺山砦宋

人行光山縣事于其上公受命往取之親抵砦下再四
開諭守者不應公免胄示之曰以吾之兵威視舉一砦
如拉朽耳所以不卽取者正欲活汝等故也守者感悟

遂降

墓誌

秋九月師次羊羅泐羊羅泐宋之要害也築堡于岸陳
船江中軍容甚盛公請于世祖曰長江天險宋所恃以
爲國勢必死守不奪之氣不可臣請嘗之與敢死士數
十百人當其前弟文用文忠載艨衝鼓櫂疾趨士叫呼
畢奮鋒交公麾衆走岸搏戰宋師大敗文用驅船報捷

世祖大喜戟手上指曰天也明日渡諸軍圍鄂州會上

崩閏十一月班師家傳

世祖即皇帝位于上都是為中統元年上命公宣慰燕

南諸道還奏曰人久弛縱一旦遽東以法危疑者尚多

與之更始宜赦天下制曰可反側者遂安家傳

三年山東守將李壇反據濟南壇劇賊善用兵會諸軍

圍之壇不得遁久之賊勢日劬公曰窮寇可以計擒乃

抵城下呼壇將田都帥者曰反者壇耳餘來即吾人毋

昧取誅死也田繼城降田壇愛將既降眾亂遂禽壇壇

勝兵有浙漣兩軍可二萬餘人勇而善戰主帥怒其與

賊配諸軍陰殺之公當殺二千許人公言主帥曰賊由

壇脅從者何罪殺之徒膏草土耳良乖陛下仁聖陛下

往伐南詔或妄殺人雖大吏亦罪之是宜勿殺帥從之

大悔已殺者而殺之者亦自恨失計家傳

壇伏誅山東賊未靖山東搖以公為山東東路經畧使

率親軍以行出金銀牌五十有功者聽予閏九月公次

益都畱兵于外從數騎衣裳而入至府不設警衛召壇

故將吏立之庭曰壇狂賊誑誤若曹壇誅死若曹為吾

民陛下至仁聖遣經畧使撫汝相安毋恐經畧使不敢
格上命不予有功所部大悅山東安

家傳

至元三年上徵李壇潛弭方鎮之橫以公代史氏兩萬
戶爲鄧州光化行軍萬戶河南等路統軍副使造戰艦
數百艘肄水戰預講取宋方略凡阨塞要害盡諸禦備
列柵築堡深爲吾利上召公密謀欲大發河北民丁公
曰河南密邇宋境人習江淮地利河北畊以供需河南
戰以啓土宋平則河北長隸兵籍河南削籍爲民便又
將校素無俸稍連年用兵至有身爲大校出無馬乘者

臣卽所部千戶私役兵士四人百戶二人聽其顧役稍
食其力上皆從之始頒將校俸錢以秩爲差

家傳

七年改山東路統軍副使治沂州沂與宋人接壤鎮兵
仰給內郡饟餽有詔和糴本部公亟命收州縣所移文
衆皆爭以違詔公曰第止之乃遣使入奏畧曰敵人接
壤知吾虛實一不可邊民供頓甚勞重苦此役二不可
困吾民以懼來者三不可上大悟仍舊和糴內郡

家傳

九年遷樞密院判官行院事淮西築正陽兩城兩城夾
淮相望以綴襄陽以擣宋腹

家傳

十年拜參知政事夏霖雨水漲宋淮西制置使夏貴帥舟師十萬環攻我急矢石雨下公禦之城上夜貴去復來俄飛矢貫公左臂著脅公拔矢授左右發四十矢許房矢絕索矢左右又十餘發矢不繼而不能張滿遂悶絕幾殆明日水浸滯入郭麾士卻避貴乘之壓吾軍而陣公病創子士選請代戰壯而遣之公飲痛束創手劍督戰士選與貴將搏斬貴將以戈貴將仆不死獲之以獻貴去不敢復來

家傳

王師大舉入宋丞相巴延行中書省自襄陽東下及宋

人戰于羊羅洑公以九月發正陽十一年正月會丞相於安慶安慶守將范文虎以城降公請于丞相曰行省兵旣勞于羊羅洑行院兵當前行均勞宋都督賈似道禦師陣于蕪湖似道棄師走次當塗公言丞相曰采石當江之南和州對峙不取慮有後顧請先取和州許之遂降知州事王喜

家傳

三月有詔時向暑師宜持重行中書省駐劄建康行樞密院駐劄鎮江時真州揚州堅守不下常州蘇州旣降後叛久之張世傑孫虎臣誓真揚兵致死于我真揚兵

先期敗不敢出世傑等陳大艦萬艘碇之焦山下江中
勁卒前左公身犯前左載士選別船而弟子士表請從
公顧曰吾弟僅汝一息脫吾與士選不返士元士秀猶
足殺敵吾不汝忍也士表固請乃許公乘輪船建大將
旗鼓翼二子船大呼突陣諸將繼之飛矢蔽日戰酣短
兵相接宋人亦殊死戰聲震天地橫尸委仗江水爲之
不流自寅至午宋師大敗世傑走公追及夾灘世傑收
潰卒復戰又破之世傑走海公船小不可海夜乃還俘
甲士萬餘人悉縱不殺獲戰艦七百艘宋力自此窮矣

家傳 又王文忠公撰墓碑云淮東之役士元陣兵揚
子夜出擣營身受十七創而卒公聞一慟而止曰眞吾
也子

冬十月王師分三道而進公由江並海趨臨安先是江
陰軍僉判李世修乞降奪于勢不能來城覆爲宋公與
之檄世修以城來合權本軍安撫使所過民不知兵凡
所獲生口悉縱遣之無敢匿者以故威信前布望旗自
靡張瑄者有衆數千自宋時負海陸梁公命招討使王
世強及士選往降瑄士選單舸至瑄所諭以威德瑄降
得海船五百瑄後至大官家傳

十三年春正月次鹽官鹽官臨安劇縣俟救不下招之一再返將佐請屠縣公曰縣去臨安不百里遠聲勢相及臨安降有成約吾殺一人將誤大計況屠縣于是遣人入城諭意縣降

家傳

公會丞相于臨安北張世傑欲以其主逃之海公繞出臨安城南成浙江亭世傑計不行竊宋主弟吉王昞廣王昺南走而宋主羈出降丞相命公入城罷宋官府散其諸軍封庫藏收禮樂器及諸圖籍取皇帝諸璽符上之丞相丞相以宋主凱還有詔畱事一委公禁戢豪猾

撫慰士女宋人不知易主也時翰林直學士李槃奉詔招致宋士至臨安公謂之曰國可滅史不可沒宋十六主有天下三百餘年其太史所記具在史館宜悉收入以備典禮乃得宋史及諸注記凡五千餘冊歸之于國史院典籍家傳

宋宗室福王與芮赴京師徧以重寶致諸貴人公峻却取及官錄與芮家具籍所致貴人重寶獨無公名丞相朝奏曰臣等奉天威平宋宋既以平懷徠安集之功臣董文炳實最諸將畱事謹奉詔矣上曰文炳吾舊臣

忠勤朕所素知

家傳

拜中書左丞時張世傑奉宋主弟吉王昞據台州閩中尚爲宋守敕公進兵所過禁士馬無敢履踐田麥曰在庾者吾旣食之在野者汝又蹂之新民何以續命是以南人不忍以兵鄉公次台世傑遁諸將先俘州民公下令曰台人首効順我不暇有而世傑據之民何罪敢有不縱所俘者以軍法論得免者口數萬薄温州温州未下令曰毋取子女毋掠民有衆曰諾守將火城中逃公亟命撲滅火追擒守將數其殘民之罪斬以徇逾嶺聞

人扶老僮迎漳泉建甯邵武諸郡皆通款來凡得州若干縣若干戶口若干閩人感公德最深至今廟而祀之水旱疾病禱焉

家傳

十四年北圉有警上將北狩正月亟召公四月公至自臨安未至上日問來期及至卽召入公拜稽首曰今南方已平臣無所効請事北圉上曰所亟召卿意不在此豎子盜兵朕自撫定山以南國之根本也盡以託卿卒有不虞便宜處置以聞中書省樞密院事無大小咨卿而行已敕主者卿其勉之公蹶躅避謝不許因奏曰臣

在臨安時阿勒巴奉詔檢括宋諸藏貨寶追索沒匿甚細人實苦之宋人未洽吾德遽苦之以財恐非安懷之道卽詔罷之又曰臣有專擅之罪初泉州蒲壽庚以城降壽庚素主市舶謂宜重其事權俾爲我扞海寇誘諸蠻臣解所佩金虎符佩壽庚矣惟陛下鑒裁上大嘉之更賜金虎符慰勞畢卽聽陞辭家傳

公凡在上都三日至大都更日至中書樞密不署中書案平章阿哈瑪特方怙寵用事生殺任情惟嚴憚公奸狀爲之少斂執筆起請曰相公官爲左丞當署省案請

至再四不肯署後或私問其故公曰主上所付託者在根本之重非文移之細且吾少狗則濟奸不狗則致讒讒行則身危而深失付託本意吾是以預其大政而略其細務也家傳

十五年夏公有疾奏請解機務詔曰大都暑熾非病者宜卿可此來固當愈公至上都奏曰臣病不足領機務西北高寒筋骸暢逸當復自愈請畢力北役上曰卿固忠孝是不足行樞密事重以卿僉書樞密院事中書左丞如故公辭不許遂拜家傳

八月上生日禮成賜宴掌禮者奏公坐坐公上坐每尙
食上食輟賜公是夜疾復作敕諸御醫日診視九月十
二日夜疾革洗沐而坐召文忠等曰吾以先人死事恨
不爲國死邊今至此命也願董氏世有男能騎馬者勉
報國吾死瞑目言畢就枕薨上聞痛悼之良久

家傳

公忠實似其父人主益信之嘗曰朕心文炳所知文炳
心朕所知故讒間不行而功立在軍或與長官爭事長
官國人持已見不公是公曰第上兩奏得可事乃行長
官輒不敢上卒公是蓋上嘗誡長官者曰董文炳老成

練事汝父行也事事聽之文炳不我負也

家傳

公平居不妄笑語毅然有不可犯之色立朝諤諤有古
大臣風故上每論漢人功臣謂可任大事者必首公而
追惜其壽止于六十二也

家傳

公孝友天至居母喪哀毀骨立奉祀事一遵其父而有
嚴教諸弟如嚴師諸弟事之如嚴君雖貴顯如文用文
忠歸休沐不敢先私室侍立終日夜不敢坐不問不敢
對裘馬金帛公未嘗先御有卽盡賜諸弟閨門之間肅
然而諸弟或以過被笞皆悃款受之以改及喪公皆毀

瘠踰禮而思其蚤孤深賴賢兄以成之也世之言家法者比為萬石君奮家云

墓誌

公好讀書延禮儒士士雖賤必接以禮若金翰林學士溥南王先生若虛真定提舉侍其先生軸存則師尊之沒則恤其孤而侍其提舉家子孫與之婚姻至今雖在兵馬間教諸子不暫廢公退日一再至塾程其學與儒者講明聖人之道評品史事夜分乃休居官清慎家無餘財其子孫化之亦能清慎世其家

家傳

公薨後十餘年奸臣僧格事敗有詔董文炳子名士選

者速召入上曰汝知汝父事朕否士選拜謝曰臣愚不足以知上曰若父忠勤不欺能成吾大事汝士選不必遠學學爾父足矣又嘗問士選曰汝知曹彬如何士選謹對曰曹彬云云上曰曹彬不殺降一事較之而父未足為多必欲盡書而父竹帛有既也

家傳

內翰董忠穆公

公名文用字彥材忠獻公之弟也初事潛邸中統初大名宣撫司奏為左右司郎中歷兵部及西夏行省郎中至元七年除山東道勸農使改工部侍郎出為

衛輝路總管十九年召爲兵部尙書明年除禮部尙書遷翰林集賢學士知秘書監二十二年拜江淮行省參知政事二十五年拜御史中丞明年除大司農又明年除翰林學士承旨大德元年歸老于家薨年

七十四

公生十年元帥公死王事于歸德母李夫人治家嚴伯兄忠獻公文炳教諸弟有法公內承家訓而外受學侍其先生軸故學問早成弱冠以詞賦試中真定鄉舉時以真定藁城奉莊聖太后湯沐庚戌太后使擇邑中子

第來上公始從忠獻公謁太后和林城世祖在潛藩命公主文書講說帳中常見許重癸丑世祖以憲宗命自河西征雲南大理忠獻公在行公與弟正獻公文忠先在軍中督糧具贊軍務丁巳世祖令授皇子經是爲北平王雲南王也又使爲使召遺老于四方而內翰竇公默左丞姚公樞鶴鳴李公俊民敬齋李公治玉峯魏公璠偕至于是王府得人爲盛己未世祖以憲宗命取宋公發沿邊蒙古漢人諸軍理軍需將攻鄂州宋以賈似道呂文德將兵抗我水陸軍容甚備九月世祖臨江閱

戰忠獻公請曰宋恃江為險兵力厚法當先之奪其氣
臣請先公與正獻公固請偕行世祖親料甲冑擇大艦
授之乃率敢死士數十百人鼓棹疾呼奮進直薄南岸
諸軍亦爭進宋軍來赴戰三合三敗之公乘小舟歸報
世祖世祖方駐香爐峯因策馬下山問戰勝狀則扶鞍
起立豎鞭仰指曰天也且命傳令他師曰今夕毋解甲
明日將圍城既渡江會憲宗崩閏十一月師還蜀郡虞
狀又遺事云公從世祖圍鄂聞憲宗登遐猶欲待城
破公一日三諫以神器不可久曠宜俟登位後以一偏
師來即了江
南事遂班師

世祖即位建元中統公持詔宣諭邊郡且擇諸軍充侍
衛七月還朝中書左丞張文謙宣撫大名等路奏為左
右司郎中二年八月以兵部郎中參議都元帥府事三
年山東守臣李壇叛據濟南從元帥庫庫岱統兵伐之
五月而克其城壇伏誅山東平元帥公卒還都元帥阿
珠奉詔取宋召公為屬公辭曰新制諸侯總兵者其子
弟勿復任兵事今伯兄以經畧使總重兵鎮山東我不
當行帥曰潛邸舊臣不得引此為說公病不行狀行
至元改元召為西夏中興等路行省郎中中興自瑋塔

噶之亂甫定民間相恐動竄匿山谷而省臣方入奏同僚不知所爲公曰宜鎮以靜乃爲書置通道諭之然後粗安始開唐來漢延秦家等渠墾中興西涼甘肅瓜沙等州之士爲屯田若干于是民之歸者戶四五萬悉授田種頒農具更造舟置黃河中受諸部落及潰叛之來降者時近屬貴人曰哲伯特穆爾者鎮西方其下縱橫需索旁午不可會計省臣不能支公坐幕府輒面折以國法其徒積忿譖公貴人怒召使左右雜訊之意叵測公曰我天子命吏請得與天子所遣傅貴人者辯天子

所遣傅貴人者中朝舊臣嘗事莊聖太后來詰問公不承貴人旨意狀公曰我漢人生死不足計我所恨者仁慈寬裕如貴人以重威鎮遠方而其下毒虐百姓凌暴官府傷貴人威名于事體不便因縷指其不法者數十事詰問者驚起白貴人卽召公謝之曰若非郎中我殆不知郎中持此心事朝廷宜勿怠自是譖不行而省府事初立二年入奏經畧事宜還以上旨行之中興遂定

狀行

七年立司農司授公山東東西道巡行勸農使山東中

更叛亂多曠土公巡行勸勵無間幽僻入登州境見其墾闢有方公爲詩表異其守移刺某於是列郡咸勸地利畢興五年之間政績爲天下勸農使之最行狀

十二年丞相安圖公奏公爲工部侍郎代赫舍哩赫舍哩者阿哈瑪特私人也其徒聞安圖公罷政即使鷹監奏曰自赫舍哩去工部侍郎不給鷹食鷹且瘐死矣上怒趣召治之因急速公入見上望見曰董某顧爲爾治鷹食者耶置不問別令取給有司行狀

十三年出公爲衛輝路總管佩金虎符郡當要衝民爲兵者十九餘皆單弱貧病不任力役會初得江南圖籍金玉財帛之運日夜不絕于道警衛輸輓動役數千夫公爽然憂之曰吾民弊矣而又重妨穡事殆不可乃從轉運主者言郡邑胥校足備用不必重煩吾民也主者曰公言誠然卽行公言事萬一有不虞罪將誰歸公卽爲手書具官職姓名保任之民得以時耕而運事亦無不具者諸郡運江淮粟于京師衛當運十五萬公曰民籍可役者無幾且江淮舟行風水不時至而先弊吾民以期會是未運而民已憊矣乃爲集旁郡通議立法驛

置民力以紓十四年以職事詣汴漕司方議通沁水北東合流御河以便漕者公曰衛爲郡地最下大雨時行沁輒溢出百十里間雨更甚水不得達于河卽浸淫及衛今又道之使來豈惟無衛將無大名長蘆矣會朝廷遣使相地形上言衛州城中浮屠最高者才與沁水平勢不可開也事得寢不行爲郡多善政民有去思碑行狀十六年受代歸田里茅茨數椽僅避風日讀書賦詩怡然燕居裕宗在東宮數爲臺臣言董某勲舊忠良何以不見用也十八年臺臣奏起公爲山北遼東道提刑按

察使不赴

行狀

十九年朝廷選用舊臣召公爲兵部尙書自是朝廷有大議未嘗不與聞二十年江淮省臣有欲專肆而忌廉察官者建議行臺隸行省狀上集議公議曰不可御史臺譬之卧虎雖未噬人人猶畏其爲虎也今司憲僅在紀綱猶不振一旦摧折之則風采茶然無可復望者矣又曰前阿哈瑪特用事時商賈賤役皆行賄入官及事敗欲盡去其人廷議以爲不可使阿哈瑪特售私恩而朝廷驟斂怨也乃使按察司劾去其不可者然後吏有

所憚民有所赴愬則是按察司者國家當飭勵之不可
摧抑也後悉從公議狀行
轉禮部尙書遷翰林集賢學士知秘書監時中書右丞
盧世榮本以貨利得幸權要爲貴官陰結貪刻之黨將
錙銖培克爲功乃建議曰我立法治財視常歲當倍增
而民不擾也詔下會議人無敢言者公陽問曰此錢取
諸右丞家耶將取之民取諸右丞家則不敢知若取諸
民則有說矣牧羊者歲嘗兩翦其毛今牧人日翦其毛
而獻之則主者固悅其得毛之多矣然而羊無以避寒

熱卽死且盡毛又可得哉民財亦有限取之以時猶懼
其傷殘也今盡刻剝無遺毳猶有百姓乎世榮不能對
丞相安圖公謂坐中諸君曰董尙書真不虛食俸祿者
議者出皆謝公曰公以一言折聚斂之臣而厚邦本仁
人之言其利溥哉豈不信然世榮竟以是得罪狀行
二十二年拜江淮行中書省參知政事公力辭上曰卿
家世非他人比朕所以任卿者不在錢穀細務也卿當
察其大者事有不便第言之公遂行行省長官者素貴
倨多傲同列莫敢仰視跪起稟白如小吏事上官公則

元朝各臣事 卷一四
坐堂上侃侃與論是非可否無所遷就雖數忤之不顧
也有以上命建浮屠于亡宋故宮者有司奉行急迫天
大雨雪入山伐木死者數百人而猶欲併大建佛寺公
坐中謂其人曰非時役民民不堪矣少徐之如何長官
曰參政奈何格上命公曰非格上命也今日重困民力
失民心豈上意耶然竟得少紓其程二十三年將用兵
海東徵歛益急有司爲姦日益甚公乃請入奏事大略
言疲國家可寶之民力取僻陋無用之小邦其條目甚
悉言上事亦罷行

二十五年拜御史中丞公曰中丞不當理細務吾當先
舉按察使乃舉胡公祇通王公憚雷公膺荆幼紀許楫
孔從道十餘人爲按察使又舉徐公琰魏公初爲行臺
中丞當時以爲極選方是時僧格當國用事寵奉方熾
自近戚貴臣見僧格皆屏息遜避無可誰何公以舊臣
任御史號不易爲僧格令人風公贊已功于上前公不
答又自謂公曰百司皆具食丞相府獨御史臺未具食
丞相府公又不答屬朔方軍興糧糗粗備而誅責愈急
公謂之曰民急矣外難未解而內戕其根本丞相宜思

之于是遠近盜賊蜂起公持外郡所上盜賊之目謂之曰百姓豈不欲生養安樂哉急法苛斂使至此耳又謂之曰御史臺所以揀政事之不及丞相當助之不當抑之也御史臺不得行則民無所赴愬而政日亂將不止臺事不行也浸忤其意益深乃摭拾臺事百端公日與辯論不爲屈于是具奏僧格姦狀詔報公語密外人不知也僧格日誣譖公于上日在朝惟董中丞驕傲不聽令沮撓尙書省請痛治其罪上日彼御史職也何罪且董某端謹朕所素知汝善視之

行狀

遷大司農時欲奪民田爲屯田公固執不可則又遷公爲翰林學士承旨二十七年隆福太后在東宮以公耆舊欲使公授皇孫經具奏上以上命命之每講說經旨必傳以國朝故實丁甯譬喻反覆開悟故皇孫亦特加

崇禮焉

行狀

三十一年上命公以其諸子入見公日臣蒙國厚恩死無以報臣之子何能爲命至再三終不以見是歲世祖升遐成宗將卽位于上都太后命公從行旣卽位巡狩賽音布拉克公奏日先帝新棄天下陛下遠狩不以時

還無以慰安元元宜趣還京師且臣聞人君猶北辰然
居其所而衆星拱之不在勤遠略也上悟卽日可其奏
是行也上每召入帳中問先朝故事公亦盛言先帝虛
心納賢開國經世之務談說或至夜半公自先帝時每
侍燕與蒙古大臣同列裕宗嘗就榻上賜酒使毋下拜
跪飲皆異數也上在東宮時正旦受賀于衆中見公召
使前曰吾嚮見至尊甚憐汝輒親取酒飲之至是眷賚
至渥賜鈔三百錠

行狀

是年詔修世祖實錄公于祖宗世系功德戚近將相家

世勲績皆記憶貫穿史館有所考訂質問公應之無所

遺失

行狀

公性孝友四時祭祖禰輒思慕感愴如將見之事伯兄
如事父教子弟嚴而有禮爲學以誠實爲王本故其文
章議論皆質直忠厚不爲華靡其從政寬裕慈愛簡于
細務至于謀大事決大議則剛毅正直磊落可觀歷事
三朝每以忠言正論爲己任故言事上前必引古證今
從容盡達其蘊而後已平居聞朝政有一未善輒終夜
不寐倚壁飲恨不置曰祖宗艱難成立之天下豈可使

元朝各臣事略 卷四
賊臣壞之故每與朝議卽奮言不顧危禍以片言折權
姦定國是者不可勝紀朝廷賴之在御史臺行中書省
時所遭皆大姦劇惡每恨公不順已計萬方欲殺之公
一不以爲意曰人臣在位豈愛身苟容而上負國家下
負生民乎公仕宦五十餘年凡十八命祿俸之餘盡以
買書而家無餽粥之資卒賣其京城之宅以償積貸逮
薨之日惟有祭器書冊而已其好賢樂善尤出天性雖
待下士必盡禮之老且貴終不倦人有善必推舉之而
名公大人聞公所薦亦必曰出董公門佳士也故天下

之士爭歸之與人謀至忠款故國人有爲使遠方若出
而領兵治民者必來受教而後行公爲開導訓誨足以
歆動其意至有欣然聽之終日忘去者蒙古大臣見者
必曰此故老也皆改容待之嗚呼可謂忠厚誠實君子
者矣

行狀

樞密董正獻公

公名文忠字彥誠忠穆公之弟也初事潛邸中統元
年置符寶局除符寶郎至元十八年陞局爲典瑞監
遂除典瑞監卿未幾拜僉書樞密院事是歲薨年五

十二

憲宗卽位明年壬子公年二十有二始入侍世祖潛藩承旨王文康公鸚言詩教問公能乎對曰臣少讀書惟知入則竭力以事父母出則致身事君而已詩非所學

牧菴姚公撰墓碑

癸丑從征南詔己未伐宋王師臨江與兄忠獻公文炳故翰林承旨文用率勇士乘鵬舟求先濟教遣他將舟師繼之三戰三捷得敵艨艟百艘遂進圍鄂

墓碑

上正宸極置符寶局以公爲郎居益近密上嘗不名惟

第呼董八亦異數也而不爲容悅隨事獻納

墓碑

至元二年安圖以右丞相入領中書建陳十事言忤天聽公曰丞相由勲閥王孫夙以賢聞今其始政人方延佇傾耳而所請若是後何以爲乃從旁代對懇悃詳切如身條疏者始得聞可

墓碑

八年侍講圖克坦公履欲行貢舉知上于釋宗教抑禪乘是隙言儒亦有是科書生類教道學類禪上怒已詔先少師文獻公司徒許文正公與一左相廷辯公自外入上曰汝日誦四書亦道學者公曰陛下每言士不治

經究心孔孟之道而為賦詩何關修身何益治國由是海內之士稍知從事實學臣今所誦皆孔孟言烏知所謂道學哉而俗儒守亡國餘習求售已能欲錮其說恐非陛下上建皇極下脩人紀之賴也事為之止君子以為善于羽翼斯文

碑墓

十一年以大師南伐民困供億奏蠲常歲他名之征後燕見降將問宋所由以亡皆曰賈似道當國薄武人而惟文儒之崇武人怨之後大師至外而疆場內而京都莫有鬪志釋甲投戈歸命恐後上問公之言何如公曰

似道薄汝而君則爵以貴汝祿以富汝未嘗汝薄也而以有憾而相移怨而君不戰而坐視亡國如臣節何似道薄汝豈不逆知汝曹不足恃為一旦用乎上深善之

碑墓

公嘗進言以田器古無算所以勸農今治官列肆以求贏利至鋤耨之屬亦皆市鬻于耕者非便詔遂罷之又言職虞者將盡徙獵戶無慮數千戍郢中往往質妻賣子哭聲震路或自經死實單弱不中徙徒紛擾無益詔止之

涿郡盧公撰墓誌

時患多盜赦苟犯皆殺無赦所在繫纍充物犴獄公言
今殺人于貨與竊取一錢直上鈞死一斷不屬僭贖莫
甚恐于陛下致祥之氣好生之德多所干傷勅革之墓碑
或告漢人毆國人傷或告太府監屬盧摯盜斷監布上
命殺以懲衆公言今刑曹于囚罪人死者已有服辭猶
必詳讞是事未可因人一言遽置重典宜付有司簿責
閱實以俟後命乃遣近臣圖們覈毆傷公覈監布告毆
得誣杖遣之監布蓋太府始受端外皆有羨尺適尙方
工官有需其人惜毀成端斷羨以給非身利而爲也降

旨原之責侍臣曰方朕怒際卿曹皆結喙非董八啓沃
朕心則殺是非辜必竊竊取議中外矣賜金尊日用旌
卿直儲皇亦曉宮臣曰方歷以雷霆而容止話言暇不
失次卒矯以正寔人臣難能者太府屬摯而泣謝曰鄙
人腰領賴公以全公曰吾雅非知子其必拯諸阽危者
蓋爲國平刑實非期子見德也其返而擊墓碑
自安圖北伐阿哈瑪特獨用盜弄威福衆立親黨懼平
章廉希憲復相必防其私表以右丞行省江陵者踰年
公奏希憲昭代名臣今端揆虛席不可久使居外以孤

人望宜早賜還從之

墓碑

十六年十月還自萬壽宮祝釐所奏曰陛下始以燕王爲中書今樞密使纔一至中書後冊儲望累使明習軍國事者十有餘年終守謙抑非不奉明詔也亦朝廷處之未極其道夫事已奏裁而始啓白爲人臣子惟有唯默避任不敢以令可否制敕而已以臣所知曷合有司啓而後聞其有未安斷以制敕則理順而分不踰必不敢辭責元良矣其日盡全省院臺臣將百人上面諭曰自今庶務聽皇太子臨決而後入聞

墓碑

禮部謝昌元請立門下省封駁制敕以絕中書風曉近習奏請之源上銳欲行之詔廷臣雜議怒承旨王公磐曰如是益事汝不入告而使南土後至之臣言之用學何爲必今日開是省廷臣三日始奏公爲侍中兼其屬多至數十人某臣勿便也入言陛下將別置省斯誠其時得人則可寬聖心以新民聽今聞盜詐之臣與居其間言多目公公恚辯曰上每稱臣不盜不詐今汝顧臣而言意實在臣其顯言盜詐何事上出奏者公猶愬不止且攻其賊國之姦上曰朕自知之彼不汝言也然終

思公得君清慎無過莫可指以爲報者乃以楮鏹萬緡爲壽求交權擯棄不取

墓碑

忠獻公卒官中書左丞故太傅巴延公表其可相上使嗣爲公曰臣兄有戡定南土之勞位是則可臣給事居中宣何力焉而可嗣爲

墓碑

十八年陞局爲典瑞監郎爲喇俄僉書樞密院事卿如故始不從蹕畱居大都凡宮禦城門直舍微道環衛營屯禁兵太府少府軍器尙乘等監皆領焉兵馬舊隸中書併付公將權臣累請奪還中書不報

墓碑

冬十月某日鷄鳴將入朝忽踏家庭氣息奄奄上遣中使持藥投掖不及遂絕傷悼不已猶覲其息敕勿速斂五日乃柩且知公圖書外無他居積賻錢數千萬歸葬其鄉最始至終實三十年征伐蒐田無地不從凡乘輿衣服輦帶藥餌小大無慮百數十橐靡不司之中夜有需不以燭索可立至前風雨寒暑飢渴駿奔心無怠萌口絕勸語屬屬乎惟以執事不恪獲譴爲懼故能滋久眷寵彌深爲臣則然其在家出門第第敦宗賢賢信友淵毅而明炳遜恭而易直倫理之間人文燦然元臣故

老奉朝請者上所存問及有欲言皆由公傳達權倖不敢讒危之及是則皆出涕几筵曰哀哉若人曾未中壽而不淑自茲君側失正人矣一貴戚獨曰天乎世無吾曹一人誠不加少而奪公歸耶卽至庸人販夫亦失聲

投業

墓碑

公于誅賞大政往往預聞是非予奪毅然不回要歸公論晦顯略詳常簡于書其見幾慮遠時然後作使天下被澤無朕衆所未及知而上獨知之者此亦不得而論也故上嘗語皇太子曰竭誠許國能于大事多所建明

者惟董文忠爲然

墓表

元朝名臣事略卷十五

元 蘇 天 爵 撰

國信使郝文忠公

公名經字伯常澤州陵川人召居潛邸歲己未扈從
濟江授江淮宣慰司副使中統元年拜翰林侍讀學
士充國信使奉使於宋宋人館于真州凡十六年始
得歸卒五十三

公幼不好弄沉厚寡言金季亂離父母挈之河南偕眾
避兵潛匿窟室兵士偵知燎煙于穴鬱死者百餘人母

許亦預其禍公甫九歲暗中索得寒菹一甌抉齒飲母
良久乃蘇其卓異見于童稚若此

高唐閻公撰墓誌

金亡北渡僑寓保定亂後生理狼狽晨給薪水晝理家
務少隙則執書讀之父母欲成其志假館於鐵佛精舍
俾專業于學坐達旦者凡五年蔡國張公聞其名延之
家塾教授諸子蔡國儲書萬卷付公管鑰恣其搜覽公
才識超邁務為有用之學上泝洙泗下迨伊洛諸書經
史子集靡不洞究掇其英華發為論議高視前古慨然
以羽翼斯文為己任自是聲名籍甚藩帥交辟皆不屑

就墓誌又保定苟公撰行狀云公嘗自誦曰不學無
志賢則周孔詎如韋如脂為碌碌之徒而已耶故慨然
以興復斯文道濟天下為己任讀書則專治六經潛心
伊洛之學一以窮理盡性修己治人為本其餘皆厭視
而不屑也校世之為詞章學者始則羣聚訕笑終亦拱
視而服之矣江漢趙先生曰江左為學讀書如伯常者
甚多然似吾伯常挺然一氣立於天地之間者蓋亦鮮
矣

世祖在潛邸羅致異儁挹其聞遣使者一再起公既奉
清問上稽唐虞下逮湯武所以仁義天下者緩頰以談
粲若所陳也帝喜喻所聞凝聽忘倦且俾書所欲言者
條數十餘事皆援據古義劇切時病及踐阼更化用公

之言居多

涿郡盧公撰墓碑

歲已未憲宗自將伐宋據梁益上流世祖總東師跨荆鄂公建議大槩以為彼無釁可乘未見其利惟修德以應天心發政以慰人望簡賢以尊將相惇族以壯基圖撫殊俗制列鎮以防窺竊結盟保境興文治飭武事育英才恤罷氓以培植元氣藏器于身俟時而動則宋可圖矣帝偉公所論以為江淮荆湖南北等路宜撫副使然勢不中止遂絕江圍鄂守將賈似道賊遽請和屬憲廟升遐王師言還

墓碑又按公班師議云今吾國內空虛塔齊爾國王與李行省肱臂相

依西域諸胡窺關隴隔絕裕勒大王病民諸奸各持兩端觀望所立莫不覬覦神器染指垂涎一有狡焉或啓戎心先人舉事腹背受敵大事去矣且額略布格已行赦令托爾齊為斷事官行尚書省據燕都按圖籍號令諸道行皇帝事矣雖大王素有人望且握重兵獨不見金世宗海陵之事乎若彼果決稱受遺詔便正位號下詔中原行赦江上欲歸得乎願夫王以社稷生靈為念奮發乾剛斷然班師與宋議和置輜重以輕騎歸渡淮乘驛直造燕都則彼之奸謀冰釋毛解遣一軍逆大行靈昇收皇帝璽遺使召裕勒額略布格穆格諸王會喪和輯召太子鎮守燕都示以形勢則大寶有歸而撫慰安輯太子鎮守燕都示以形勢則大寶有歸而安矣

世祖御極欲柔服宋人以公奉使告登寶位且徵前日請和之議或謂公言宋人譎詐叵信盍以疾辭公曰自

南北構難江淮遺黎弱者被俘略壯者死原野兵連禍
結斯亦久矣聖上一視同仁務通兩國之好雖以微軀
蹈不測之淵苟能弭兵靖亂活百萬生靈於鋒鏑之下
吾學爲有用矣乃授翰林侍讀學士佩金虎符充國信
使墓誌 又行狀云陸辭公請與一二蒙古人偕
行詔不許曰只卿等往彼之君臣皆書生也
公方踰淮邊將李璫輒潛師侵宋兩淮制置使李庭芝
寓書於公巖以款兵館留真州藉爲口實公答書弭兵
息民通好兩國實出聖衷日諭邊將戢戍守圉以契和
議衆所聞知今啓釁自璫一旦律以違詔將無所逃罪

此何與使人事也公復上書宋主移文其執政論辯古
今南北戰和利害甚悉皆不報顧窮極變詐以撼公之
志知其終不可怵於詭數也鍵鐻館所塹垣樹棘驛吏
而闔夜士鳴柝防閑挫抑獄犴之嚴不啻如此介佐而
下久於囚羈戚嗟尤怨無復生意公語之曰嚮顧望不
前將命之責一入宋境死生進退聽其在彼守節不屈
盡其在我者豈能不忠不義以辱中州士大夫乎但公
等不幸須忍死以待揆之天時人事宋祚殆不遠矣衆
服其言亦皆自振勵墓碑又行狀公將入宋境憂朝廷
初政治具未完遣使上封事言關

夫以爲國家振舉綱維修明禮樂雖不能使如三代亦
當期致漢唐不宜苟且參用儉人以蠹國政又極論風
俗者天下之命脈方今最爲敗亂當速修理使朱寶臣
人既留公不遣見公辭氣曾無少沮明年伴使事斷無
僞報本朝異聞公弗聽復累言之公厲聲曰此事不可
設若不之當發遣我輩還國宋人知公志節終不奪
亦不忍害反畏而敬之太母有與賢之意先帝無立子
云主上之立固其所也符人望以親則尊以功則大以
之則順愛養中國寬仁愛人樂賢下士甚得夷夏之心
有唐漢英主之風加以地廣兵強神斷威靈蜚雷厲
其爲天下主無疑也故屬籍之尊而賢者在諸王中先
帝之終先主無戴穆格大王主上庶弟也推戴裕勒爾
賢亞於主先帝臨終昇以王庶弟也推戴裕勒爾
王士馬精強嘗代主帥東諸侯亦先推戴裕勒爾
主上母弟也總統西師鎮壓西域二十餘國去中國三
萬餘里亦遣使勸進言兄亡弟及祖宗法也長兄既沒
次兄當立兄若不立吾誰與歸主上乃集大統應天人

元朝各五事格 卷十五 五

即位之初聘起諸儒更定制不意一二懼罪不逞之
徒糾合奴隸間離骨肉劫立額崎布格起兵端拒命
漢北以次則幼以事則逆以衆則寡以地則褊以食不
足素無人望則彼卒無所成無疑也今主上既以正立
爾時豪傑雲從景附奄有中夏縱彼小猶卷甲牧馬從
容營衛矧中國諸侯如史如李如嚴如張如劉如汪大
者五六萬小者不下二三萬驍將勁卒練習兵革視蒙
古回鶻尤爲猛鷲其肯使羸國害民之尤者復肆
蛇豕彼之岨強祇以自斃而不足以爲害也明矣
至元十一年丞相巴延奉辭南伐江漢名城望風嚮附
世祖命禮部尙書廉希賢詰宋執行人之故遂以禮歸
公聞嬰疾在途醫問絡繹既至錫宴路朝以張異睠隱
其瘁于廛事也詔治疾于家病遂殆不起以聞天子悼

元朝各五事格 卷十五 五

焉命其子采麟起家知林州凡從公使宋者賜爵各有

差墓碑

初公之使宋也內則時相王文統忌公重望排置異國陰令邊將違詔侵宋沮撓使事欲以款兵假手害公外則宋權臣似道竊卻敵爲功取宰相畏公露其丐盟幸免之跡遂主議羈留舉國皆知其非似道不恤也公拘儀真館十有六年去國未幾而文統伏誅甫歸國宋探誤國之罪似道殛宋隨以滅然則懷姦怙寵傾陷善良雖暫若得計機發禍敗曾不旋踵抑宋有亡徵公與阨

會其患難不渝始終名節窘一時而享百世者初非不幸也墓碑

公幼至孝撫諸弟極厚待宗族踈近如一篤友樂施德於已者雖細惠必報然操持方嚴風岸峭立衆不可攀薰良猶奸獎黜無貸故用世之志適際可爲已墮奇擯旣處幽所日以立言載道爲務撰續後漢書絀丕儕權還統章武以正壽史之失著春秋外傳易外傳太極演原古錄通鑑書法玉衡貞觀刪注三子一王雅行人志各數十卷公於文辭以理爲主雄渾有氣文集若干卷

傳於世墓碑又臨川吳公文集云昔公使宋留江淮
 丙為國計外為宋計其心平恕廣遠真古之仁人君子
 哉宋之柄臣阻遏掩蔽不使上聞以自速滅亡悲夫公
 前時從世祖渡江取鄂作望黃鶴樓詞他人處此必謂
 乘方興之勢殄垂盡之命一舉而吞噬之也夫何難而
 公之詞乃曰問南朝之士有何長策更休把蒼生誤則
 其忠厚懇惻之言平恕廣遠之心與後來貽書之意同
 真古之仁人君子哉

靜修劉先生

先生名因字夢吉雄州容城人隱居不仕至元二十
 年召為右贊善大夫未幾辭歸又召為集賢學士以
 疾辭三十年卒年四十五延祐中賜諡文靖公

君天資卓軼早歲讀書屬文落筆驚人既又涵浸義理
 充廣問學故聲名益大以肆裕宗方毓德青宮聞其賢
 以右贊善大夫召至京師未幾辭以親老歸養居數歲
 朝廷尊仰德誼拜集賢學士又以疾辭逾年遂不起春
 秋四十有五縉紳惜之野齋李公
 撰文集序

先生上宰相書曰因幼讀書接聞大人君子之餘論至
 如君臣之義自謂見之甚明姑以日用近事言之凡吾
 人所以得安居而暇食少遂其生聚之樂者君上之賜
 也是以或給力役或出智能各有以自効焉此理勢之

元朝各目事四 卷十五
必然亘萬古而不可易者也因生四十三年未嘗効尺
寸之功以報國家養育生成之德而恩命連至尙敢偃
蹇不出貪高尚之名以自媚而得罪于聖門中庸之教
也哉且因自幼及長未嘗一日敢爲崖岸卓絕甚高難
繼之行或者不求其實止於蹤跡近似者觀之是以有
高人隱士之目因未嘗以此自居也向者先儲皇以贊
善之命來召卽與使者俱行再奉旨令教學亦卽時應
命後以老母中風請還家省視不幸彌留竟遭憂制遂
不復出初豈有意不仕耶今天子一新時政雖前日隱

晦之人亦將出矣況因非隱者耶因素有羸疾自去年
喪子憂患之餘繼以疝瘕今歲五月瘧疾復作至七月
蒸發舊積腹痛如刺下血不已自念旁無期功之親家
無紀綱之僕恐一旦身先朝露必致累人遂遣人於容
城先人墓側修營一舍儻病勢不退當居處其中以待
盡遣人之際未免感傷由是病勢益增飲食極減至八
月使者持恩命至因初聞之惶怖無地又慮若稍涉遲
疑則不惟人臣之心有所不安而蹤跡高峻已不近於
人情矣是以卽日拜受留使者候病勢稍退與之俱行

遷延至今服療百至略無一效乃請使者先行惟閣下
俯加矜憫曲爲保全始終成就之

靜修文集

嗚呼金蹂宋踰南兩帝並立廢道德性命之說以辯博
長雄爲詞章發揚稱述率皆誕漫叢雜理偏而氣豪南
北崇尚幾無所分別當是時伊洛之學傳南劍至乾道
淳熙士知尊其說闡明之朱文公統宗據會織鉅畢備
正學始崇又未幾僞學造謗咸諱其說以售仕於時金
將亡各流離自保烏睹所謂經說哉有明其說者獨江
漢趙氏私相筆錄尊聞傳信稍自異流俗皇元平江南

其書捆載以來保定劉先生因篤志獨行取文公書會
粹而甄別之其文精而深其識專以正蓋隆平之興使
夫道德同而風俗一不在於目接耳受而有嗣也

會稽袁公

文集

伏見保定處士劉因隱居教授不求聞達屬裕宗在東
宮由布衣起爲贊善大夫旋以母老辭去又以集賢學
士召而不復起是其志趣高尚有非時輩所敢望或者
謂因矜已傲物索隱之流臣謂不然風俗之薄也久矣
士之處世不自貴重聞一人之譽一章之薦喜見顏色

惟恐或失不復知有廉恥等事何則私欲動於中利祿奪於外也而斯人也授以三品清要之官辭而不顧非操守有素能如是乎當風俗澆薄之中忽得斯人庶幾息奔競厚風俗而士類亦知懲勸矣

助教吳明進策

翰林待制歐陽立贊先生之像曰微點之狂而有沂上風雩之樂資由之勇而無北鄙鼓瑟之聲於裕皇之仁而見不可留之四皓以世祖之略而遇不能致之兩生嗚呼麒麟鳳凰固宇內之不常有也然而一鳴而六典作一出而春秋成則其志不欲遺世而獨逞也明矣亦

將從周公孔子之後爲往聖繼絕學爲當時開太平者耶

元蘇天爵名臣事略十五卷

四庫著錄者乃于文襄相國敏中進呈之本此本與之悉同蓋卽據以排印錢塘丁明府丙藏有影元刻舊鈔今夏寓書借校附以閩鐫舊帙明府屬羅茂才架勘補五千餘言復從歸安陸觀察心源所藏元刊元印本增許有壬王守誠二序李廣文宗蓮又爲是正如千字書中采取姚燧之文甚夥時適增刊牧菴集參互考證藉資審定原版歲久漫漶各卷脫文誤字多不勝乙爰另繕潔本重鈔考

元槧原題國朝名臣事略每葉廿六行每行廿四字此本爲聚珍版書一種應與他種一律故行款不能悉依元槧至所載人名地名經乾隆中奉

敕改譯遂與元槧亦異陸氏又藏一寫本載有李氏兆洛手跋謂聚珍本已稱難得此本更爲僅見之書得好事者重依此本刊之以流傳於世則古本之幸也云云今藉元槧舊鈔兩本一再讐對得還舊觀從此海內讀者當同此愉快云光緒甲午夏四月下澣大興傅以禮節子謹識

鄴中記

鄴中記

鄴中記

武英殿聚珍版

提要

臣等謹案鄴中記舊有二本其一本二卷見隋書
經籍志稱晉國子助教陸翽撰其一本一卷見陳
振孫書錄解題稱不知撰人名氏又稱唐志有鄴
都故事二卷肅代時馬溫撰今書多引之是以爲
肅代後人作矣今攷是書所記有北齊高歡高洋
二事上距東晉之末已一百三十四年又寒食一
條引隋杜臺卿玉燭寶典時代尤不相蒙陳氏不

以爲翹書似乎可據然唐歐陽詢藝文類聚作于太宗貞觀時徐堅初學記作于玄宗開元時所引翹書皆一一與今本合又鄴都故事唐志雖稱肅代時入而史通書志篇曰遠則漢有三輔典近則隋有東都記南則有宋南徐州記晉宮闕名北則有洛陽伽藍記鄴都故事則鄴都故事在劉知幾之前唐志所言亦不足爲證以理推之殆翹書二卷惟記石虎之事後人稍摭鄴都故事以補之併爲一卷猶之神農本草郡列漢名漢氏黃圖里標

唐號輾轉附益漸失本真而要其其則一書也觀高歡高洋二條與全書不類而與郭茂倩樂府詩集所引鄴都故事文體相同則此二條爲後人摭人翹書明矣不得以小小舛異盡舉而歸之唐以後也原書久佚陶宗儀說郛所載寥寥數頁亦非完本今以散見永樂大典者蒐羅薈粹以諸書互證刪除重複共得七十四條排比成編仍爲一卷以石虎諸事爲翹本書其續入諸條亦唐以前人所紀棄之可惜則殿居卷末別以附錄名焉是書

雖篇帙無多而敘述典核頗資攷證如王維和賈
至早朝大明宮詩朝罷須裁五色詔句李頎鄭櫻
桃歌官軍女騎一千匹及百尺金梯倚銀漢句不
得此書皆無從而訓詁也六朝舊籍世遠逾稀斷
壁殘璣彌足為寶佚而復存是亦罕觀之祕笈矣
乾隆四十一年二月恭校上

總纂官侍讀學士 臣 陸錫熊

侍講學士 臣 紀昀

纂修官侍讀 臣 鄒奕孝

鄴中記

晉 陸 翹 撰

石季龍與皇后在觀上為詔書五色紙著鳳口中鳳既
銜詔侍人放數百丈緋繩轆轤回轉鳳凰飛下謂之鳳
詔鳳凰以木作之五色漆畫腳皆用金

鄴宮南面三門西鳳陽門高二十五丈上六層反宇向
陽下開二門又安大銅鳳于其巔舉頭一丈六尺門牕
戶 案此句疑 朱柱白壁未到鄴城七八里遙望此門 案此

條見太平御覽

鄴中記

鳳陽門五層樓去地三十丈安金鳳凰二頭石虎將衰

一頭飛入漳河會晴日見于水上一頭以鐵釘釘足今

存案太平寰宇記引鄴中記云魏太祖都城之內諸街

漳水其一仍以鎖絆其足鄴人舊歌曰鳳陽門南天一

半上有金鳳相飛喚欲去不去著鎖絆其支與此詳略

石虎于魏武故臺立太武殿牕戶宛轉畫作雲氣擬秦

之阿房魯之靈光流蘇染鳥翎為之以五色編蒲心薦

席案此條見太平寰宇記石虎太武殿懸大綬于梁柱綴玉璧于綬

石虎太武殿西有崑華殿閣上輒開大牕皆施以絳紗

幌案此條與下一條俱見太平御覽

石虎金華殿後有虎皇后浴室三門徘徊反宇檻擗隱

起彤采刻鏤雕文粲麗四月八日九龍銜水浴太子之

像又太武殿前溝水注浴時溝中先安銅籠疏其次用

葛其次用紗相去六七步斷水又安玉盤受十斛又安

銅龜飲穢水出後卻入諸公主第溝亦出建春門東又

顯陽殿後皇后浴池上作石室引外溝水注之室中臨

池上有石牀

石虎以胡粉和椒塗壁曰椒房

此條見說郛

鄴城西三里桑梓苑有宮臨漳水凡此諸宮皆有夫人

侍婢又竝有苑囿養獐鹿雉兔虎數遊宴于其中

此條與

下一條俱見太平御覽

自襄國至鄴二百里中四十里輒一宮有一夫人侍婢數十黃門宿衛石虎下輦即止凡所起內外大小殿臺行宮四十四所

銅爵金鳳冰井三臺皆在鄴都北城西北隅因城為基址建安十五年銅爵臺成曹操將諸子登樓使各為賦

陳思王植援筆立就金鳳臺初名金虎至石氏改今名冰井臺則凌室也金虎冰井皆建安十八年建也銅爵臺高一十丈有屋一百二十間周圍彌覆其上金虎臺有屋百三十間冰井臺有冰室三與涼殿皆以閣道相通三臺崇舉其高若山云至後趙石虎三臺更加崇飾甚于魏初于銅爵臺上起五層樓閣去地三百七十尺周圍殿屋一百二十房房中有女監女伎三臺相面各有正殿上安御牀施蜀錦流蘇斗帳四角置金龍頭銜五色流蘇又安金鈕屈戌屏風牀牀上細直女三十人

牀下立三十人凡此衆妓皆宴日所設又于銅爵臺穿
 二井作鐵梁地道以通井號曰命于窟于井中多置財
 寶飲食以悅蕃客曰聖井又作銅爵樓巔高一丈五尺
 舒翼若飛南則金鳳臺有屋一百九間置金鳳于臺巔
 故名北則冰井臺有屋一百四十間上有冰室室有數
 井井深十五丈藏冰及石墨石墨可書又藝之難盡又
 謂之石炭又有窖粟及鹽以備不虞今窖上石銘尙存
 焉三臺皆輓甃相去各六十步上作閣道如浮橋連以
 金屈戌畫以雲氣龍虎之勢施則三臺相通廢則中央

懸絕也案此條見河朔訪古記

石季龍于冰井臺藏冰三伏之月以冰賜大臣案此條見太平

覽御

西臺高六十七丈上作銅鳳臙皆銅籠疏雲母幌日之

初出乃流光照曜案此條見藝文類聚

涼馬臺高三十尺周迴五百步後趙石虎所築建武六
 年虎都鄴洗馬于洹水築此臺以涼馬故以名云

趙王虎建武六年造涼馬臺在城西漳水之南虎常于

此臺簡練騎卒虎牙宿衛蛇雲騰案此句疑有缺字黑稍騎五

千人每月朔望閱馬于此臺乃于漳水之南張幟鳴鼓
 列騎星羅虎乃登臺射髀箭一發五千騎一時奔走從
 漳水之南齊走至于臺下隊督以下皆班賚虎又射一
 箭騎五千又齊走于漳水之北其五千騎流散攢促若
 數萬人皆以漆稍從事故以黑稍為號季龍又嘗以女
 伎一千人為鹵簿皆著紫綸巾熟錦袴金銀鏤帶五文
 織成鞞遊臺上案此條見說郛
 石虎以五月發五百里內民萬人築華林苑垣在宮西
 周環數十里羣臣或諫虎不從到八月天暴雨雪深三

尺作者凍死數千人太史奏作役非時天降此變虎誅
 起部尚書朱軌以塞天災

華林苑在鄴城東二里石虎使尚書張羣發近郡男女
 十六萬人車萬乘運土築華林苑周迴數十里又築
 牆數十里張羣以燭夜作起三觀四門又鑿北城引漳
 水于華林園虎于園中種眾果民間有名果虎作蝦蟇
 車箱闊一丈深一丈四搏掘根面去一丈圖說郭引此條句下有深
 一丈合土載之植之無不生

華林園中千金堤上作兩銅龍相向吐水以注天泉池

通御溝中三月三日石季龍及皇后百官臨水宴賞

二銅駝如馬形長一丈高一丈足如牛尾長三尺脊如

馬鞍在中陽門外夾道相向

此條見太平御覽

銅鐘四枚如鐸形高二丈八尺大面廣一丈二尺小面

廣七尺或作蛟龍或作鳥獸繞其上

此條見初學記

石虎正會于正殿南面臨軒施流蘇帳皆竊擬禮制整

法服冠通天佩玉璽玄衣纁裳畫日月火龍黼黻華蟲

粉米尋改車服著遠遊冠前安金博山蟬翼丹紗裏服

大曉行禮公執珪卿執羔大夫執雁士執雉一如舊禮

充庭車馬金根玉輅革輅數十

此條與下三條俱見太平御覽

虎正會殿前作樂高絙龍魚鳳凰安息五案之屬莫不

畢備有額上緣幢至上鳥飛左回右轉又以幢著口齒

上亦如之設馬車立木幢其車上長二丈幢頭安橫木

兩伎兒各坐木一頭或鳥飛或倒掛又衣伎兒作獼猴

之形走馬上或在脅或在馬頭或在馬尾馬走如故名

為猿騎

太平寰宇記載此條云作戲馬令人于馬上

猴形走馬或在頭尾臥側縱

橫名為猿騎其文與此小異

石虎正會殿前有白龍樽作金龍于東箱西向龍口金

樽受五十斛

案太平寰宇記載此條云作金龍吐酒于殿前金樽可容五十斛供正會其文與此

劉躍雲校

小異

石虎正會殿前設百二十枝燈以鐵為之

石虎正會殿庭中端門外及閭闔門前設庭燎各二合

六處皆丈六尺

石虎正會置三十部鼓吹三十步置一部十二皆在平

閣上去地丈餘又有女鼓吹

虎大會禮樂既陳虎繳西閣上牕幌宮人數千陪列看

坐悉服飾金銀熠熠又于閣上作女伎數百衣皆絳以

珠璣鼓舞連倒

案此句疑有訛字

琴瑟細伎畢備

石虎御牀辟方三丈其餘牀皆局腳高下六寸後宮別

院中有小形玉牀

石虎御牀辟方三丈冬月施熟錦流蘇斗帳四角安純

金龍頭銜五色流蘇或用青綈光錦或用緋綈登高文

錦或紫綈大小錦絲以房子綿百二十斤白縑裏名曰

複帳帳四角安純金銀鑿鏤香爐以石墨燒集和名香

帳頂上安金蓮花花中懸金箔織成紈囊囊受三升以

盛香帳之四面上十二香囊采色亦同

案太平御覽載此條無囊受三

升以下春秋但錦帳裏以五色縑為夾帳夏用紗羅或綦文丹羅或紫文縠為單帳

石虎御坐几悉漆雕畫皆為五色花也

石虎作褥長三尺用金緣之

石虎作席以錦雜以五香施以五采經編蒲皮緣之以

錦此條見初學記

石虎作金銀鈕屈戌屏風衣以白縑畫義士仙人禽獸之像讚者皆三十二言高施則八尺下施四尺或施六尺隨意所欲也

石虎三臺及內宮中鏡有徑二三尺者純金蟠龍雕飾

此條與下一條俱見太平御覽

石虎作雲母五明金箔莫難扇此一扇之名也薄打純金如蟬翼二面彩漆畫列仙奇鳥異獸其五明方中辟方三寸或五寸隨扇大小雲母帖其中細縷縫其際雖罨畫而彩色明徹看之如謂可取故名莫難也虎出時以此扇夾乘輿亦用牙桃枝扇其上竹或綠沈色或木蘭色或作紫紺色或作鬱金色

石虎大會上御食遊槃兩重皆金銀參帶百二十酸雕

飾竝同其參帶之間茱萸畫微如破髮近看乃得見遊

槩則圓轉也案此條見說郛

石虎三月三日臨水會公主妃嬪名家婦女無不畢出

臨水施帳幔車服燦爛走馬步射飲宴終日

石虎臨軒大會著碧紗袍案太平御覽載此條作丹紗袍

石虎改虎頭鞞囊為龍頭鞞囊

鄴中為石虎諱呼白虎旛為天鹿旛

石季龍左右直衛萬人皆著五色細鎧光耀奪目案此條見

說郛

季龍獵著金縷織成合歡帽

石虎時著金縷合歡袴案太平寰宇記載此條云虎每獵著金線織成合歡袴

石虎從出行有女鼓吹尚書官屬皆著錦袴佩玉案此條見

太平御覽

石虎征討所得美女萬餘以為宮人簡其有才藝者為

女尚書案太平寰宇記載此條云又揀宮人有才藝者為女尚書八座侍中納言皆貂璫直侍其文與

此詳略互異

廣陵公陳達妹才色甚美髮長七尺石虎以為夫人

石虎置女侍中皆貂蟬直侍皇后

郛中

九

石虎以宮人為女官門下通事以玉案行文書案此下三條俱

見太平御覽

皇后出女騎一千為鹵簿冬月皆著紫衣巾蜀錦袴褶

太平寰宇記引此條云皇后出從女騎千人為鹵簿脚著五文織成鞞手握雌黃婉轉弓其文與此互異

石虎皇后女騎腰中著金環參鏤帶

石季龍宮婢數十盡著皂襦頭著神弁如今禮先冠

石虎有指南車及司里車又有舂車木人及作行碓于

車上車動則木人踏碓舂行十里成米一斛又有磨車

置石磨于車上行十里輒磨麥一斛凡此車皆以朱彩

為飾惟用將軍一人車行則眾竝發車止則止中御史

解飛尚方人魏猛變所造說郭引此條云解飛者石

置碓右轂上置磨每行十里磨麥一石舂米一斛其文與此小異

石虎性好佞佛眾巧奢靡不可紀也嘗作檀車廣丈餘

長二丈四輪作金佛像坐于車上九龍吐水灌之又作

木道人恒以手摩佛心腹之間又十餘木道人長二尺

餘皆披袈裟繞佛行當佛前輒揖禮佛又以手撮香投

爐中與人無異車行則木人行龍吐水車止則止亦解

飛所造也

石虎少好遊獵後體壯大不復乘馬作獵輦二十人擔之如今之步輦上安徘徊曲蓋當坐處安轉關牀若射鳥獸直有所向關隨身而轉虎善射矢不虛發

此條與下三

條俱見太平御覽

織錦署在中尚方錦有大登高小登高大明光小明光大博山小博山大茱萸小茱萸大交龍小交龍蒲桃文錦斑文錦鳳皇朱雀錦韜文錦桃核文錦或青綈或白綈或黃綈或綠綈或紫綈或蜀綈工巧百數不可盡名也

石虎中尚方御府中巧工作錦織成署皆數百人

石虎御府屬有雞頭文罽鹿子罽花罽

石虎種雙長生樹根生于屋下枝葉交于棟上是先種

樹後立屋安玉盤容十斛于二樹之間

此條見太平寰宇記

華林園有春李冬華春熟

石虎園中有西王母棗冬夏有葉九月生花十二月乃熟三子一尺又有羊角棗亦三子一尺

石虎苑中有勾鼻桃重二斤

石虎苑中有安石榴子大如碗盞其味不酸

石季龍大饗羣臣于太武殿佛圖澄曰殿乎殿乎棘子

成林將壞人衣視殿右有棘生

案此條見說郛

孟津河東去鄴城五里有濟北郡穀城縣有穀城山是

黃石公所葬處有人登此山見崩土中有文石石文鮮

明石虎使採取以治宮殿又免穀城令不奏聞故也

佛圖澄死後有人于隴上見之石虎令開視其墓惟有

一石虎曰石者朕也葬吾而去吾其死矣果然

案此條見太平

寰宇記

石虎太子宣與母弟蔡公韜迭秉政事宣嫌終有代己

之勢八月社日韜登東明觀遊暮還酌宴作伎罷宣

遣力士鉅鹿楊材等十餘人夜緣梯入韜第斫殺之

條見太平御覽

附錄

當魏文侯時西門豹為鄴令堰引漳水溉鄴以富魏之

河內後史起為鄴令引漳水十二渠灌溉魏田數百頃

魏益豐實後廢堰田荒更修天井堰引鄴城西面漳水

十八里中細流東注鄴城南二十里中作二十堰

魏武于銅爵臺西立二臺魏都賦云三臺列峙而崢嶸

案此條見太平寰宇記

鄴中南城東西六里南北八里六十步高歡以北城窄隘故令僕射高隆之更築此城掘得神龜大踰方丈其堵堞之狀咸以龜象焉

案此條見河朔訪古記

惠帝師敗蕩陰千官皆走獨嵇紹端冕帝側以身捍主遂至見害血濺御衣及事定左右欲浣之帝曰此嵇侍中血勿去也詔葬縣南因名此地為浣衣里

案此條見太平寰宇記

紫陌宮在臨漳縣城西北五里石虎建于紫陌橋側及

齊時因修為濟口帝巡幸及往并州百官祖餞莫不至此而別文宣嘗西巡百官辭于紫陌帝使稍騎圍之曰我舉鞭一時刺殺淹留半日文宣醉不能起黃門侍郎是連子陽進曰陛下如此諸臣恐怖文宣曰大怖耶若然不須殺乃命解圍將行見魏孝靜帝及高隆之于道左以酒酌之至晉陽又竝見之孝靜曰我不負君何意發我冢隆之曰臣無罪何意誅臣兒文宣乃使封魏帝陵及隆之冢也

鄴俗冬至一百五日為介子推斷火冷食三日作乾粥

是今之糗

并州俗以介子推五月五日燒死世人為其忌故不舉
餉食非也北方五月五日自作飲食祀神及作五色新
盤相問遺不為介子推也
寒食三日作醴酪又煮粳米及麥為酪擣杏仁煮作粥
按玉燭寶典今人悉為大麥粥研杏仁為酪別以飴沃
之

新中記

